

· 叙事散文 ·

雪夜

□范宇

那天，雪很大，迷了我的眼。

有两只手抓着我的胳膊，用力地摇晃着，他的眼泪鼻涕在冷风里被冻成冰珠，口中时而大吼，时而呢喃。

“求求你们救救他！救救他吧。”

风雪中的他看上去也就三十岁左右，头发乱作一团，面上也无几两肉，眼窝深陷，身材纤瘦却格外有力，不住地求救，不住地哭泣。

现在已经是东北的一月，三九的夜寒意透骨，可他却只穿着一件薄棉袄，上面破了几个洞，发黄的棉花不知道露出了多少。

他只让我觉得寒冷。

我抬头，看着不远处的救援现场，对他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救下来的”

我是万千消防指战员中的一员，不过，我和大家心中那种身着战斗服，潇洒蹬车，穿过火海烈焰救出被困群众的英勇形象所不同，我是一名通讯员，日常要负责基层队站的接派警情、现场记录、材料编写和辅助带队干部与现场群众沟通等工作。虽然我也一同出警到现场，可我却要时刻关注着现场的情况，做好与指挥中心的实时汇报。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半夜一点钟指挥中心派警，称民生路某处有人要跳楼，该男子情绪很激动，现场民警会与我们一同到场处置。

我们接警后迅速出动，三车十二人携带百余件抢险救援装备赶往现场。

到场后立即展开处置，铺设救生气垫，架设安全锚点，带队干部前突与跳楼男子交涉，尽量稳住其激动的情绪，而我则在后方一边录制现场画面，一边与现场知情人沟通，询问事情的始末，就在这时，“破棉袄”男子踉跄着来到我身边。

“求求你们救救他，救救他吧！”

他说跳楼的人是他弟弟，两个人一起从农村老家来到哈尔滨打工，正值年尾，工地给大家结了工资，手里有了钱，心里也踏实了。可是他弟弟却因为网络赌博而将所有家当打了水漂，一整年的奋斗付诸东流，心里承受不住这样的灾难，晚饭时喝了很多酒，安顿好工友后，独自来到楼顶，准备做傻事，被起夜的居民发现，报了警。

“你先别急，咱们的指战员已经就位了，一定会救下他的。”我嘴上这么跟他说，可是心里也没底。因为跳楼男子所在的位置非

常不好，处于楼顶信号塔边缘，周围没有其他遮挡物，更没有适合制作锚点的固定物，这给我们施救造成了很大的难点。

我们心里清楚，救人，就是在跟时间赛跑，我们的动作每快一分钟，被困群众就能多一分安全。

我和“破棉袄”慢慢地来到楼顶，刚出天台生了锈的铁门，只见惊险的一幕出现了，一股强烈的东北风袭来，信号塔上的男子被吹得左摇右摆，眼看着就抓不住铁栏杆了。

“第一小组，前突！”

我手中的电台响起，这是我们指导员的声音，他就在信号塔侧面，有条不紊地下达着指令。

“四、五、六号员，围住信号塔，一、二号员，携带绳索，冲！”

风很大，后面的指令我没有听清，只知道眼前白茫茫的都是雪，几抹橙色的身影朦胧之间迅速地奔向楼顶的信号塔，展开救援。

我不知道是雪真的很大，还是他们速度太快，让我眼前发花。

“报告指挥员，一号员成功将被困群众救下，一切正常！”

那天我不知怎么，有点恍惚，原本内心战无不胜的信念感不再坚定。当电台声在我肩头响起的时候，我才缓缓地回过神来。

我拉着“破棉袄”跑到信号塔跟前，这时我们的一号员，也就是战斗班长正和二号员配合着将跳楼男子从高处缓缓放下，颤抖的绳索向我们展示了三九天的寒冷，可那也是消防指战员的坚守。

“你真傻啊，你跳什么楼啊，钱没了再赚，人没了就真没了！”

扑在弟弟身上的“破棉袄”号啕大哭，抱着弟弟的手勒出了青筋，就像抓住了全世界不愿放手。

“报告指挥中心，现场处置完毕，被困群众安全，已移交辖区民警，请求归队。”

跟指挥中心简单地汇报了处置经过和被救群众情况，指挥中心那头传来了允许归队的指令，我的队友们很快将装备器材收整完毕，坐在车上等着我。几个比我年龄小一些的战士还对着我做鬼脸，招手催促我快点。

“老范，快点儿，就等你啦，赶紧的，多冷啊。”

我冲他们笑了笑，继续填写着移交单，就在这时，“破棉袄”拽着醉醺醺的弟弟走到我身边，握着我的手。

“老弟，真是谢谢你们了，这

大冷的天儿，大半夜的还麻烦你们跑一趟，真是不好意思啊。”

听着他的话，我心里其实挺暖和的。说句实在话，我们为的不就是群众幸福，安居乐业，辖区平安嘛。

“没事儿，只要人没事儿就好，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也对他摆摆手，转身蹬车。

我又是最后一个蹬车，几个小子叽叽喳喳地问我“破棉袄”都说了啥，我跟他们学了一下，他们几个还有点不好意思了。

“谢啥谢啊，大半夜的算啥啊，咱们都习惯了。”

我看着他们，这才注意到他们的脸是通红的，眉毛头发上都是霜，在消防车里说话的时候还能冒出哈气。我发现我这几年从来都没有仔细地看过我的队友，他们才二十出头的年纪，虽然皮肤因为训练搞得黝黑、粗糙，可眉眼间还是个孩子嘛。他们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此刻的手也在不住颤抖，我知道他们嘴上说得轻松，其实，刚才的危急情况对于身经百战的他们也是非常紧张的。

“小事小事，老范，你是不知道上次那火场，老刺激了，你休假陪孩子都没赶上。”

我们的聊天很快进入到活泼的气氛当中，“破棉袄”二人也逐渐消失在消防车的后视镜中，我冲着他们又挥了挥手，不知他能不能看见。

我时常在想，五年，改革转制五年了，这五年我们变了吗？

变了。

我们的衣服变了颜色，我们的体制机制变得更加完善，队伍规模不断扩大，装备建设大幅提升，实战能力显著增强，队伍形象更加彰显。

我们又没变。

我们的使命任务不变，职业精神不变，纪律要求不变，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量没有变。

对我来说，消防队还是消防队，那十多米高的训练塔还是那样的坚挺，水枪还是那么硬，战斗时的大手电依旧那么亮，依旧那么好用。

隔壁小区的张大爷和刘婶还是叫我一声小范，有时候还要给我介绍个对象，我总是摇头跟他们说：“大爷，我都结婚好几年啦，孩子都有了，你看要不然给我队友介绍介绍呢。”

虽然我们的衣服从橄榄绿转变为火焰蓝，但我们的心依然滚烫，依然燃烧着对消防事业的无限热爱。



· 诗歌 ·

那年摘下蓝肩章

□陈跃剑

那年的冬天
一场大雪降临了美丽的城市
漫天的雪花
仿佛要染白大地的每个角落
白色的精灵
很好奇地落在你的蓝肩章上
似乎想知道你为何泪光闪闪

望着那飞舞的雪花
你心里仿佛有说不出的难过
就要告别这片美丽的土地了
就要离开这座消防救援站了
看着那熠熠闪光的红色战车
你多想再参加一次灭火救援
多想再当一次人民的守夜人

抚摸着那对蓝肩章
泪水却早已模糊了你的双眼
就要摘下那对蓝色的肩章了
就要脱下这身心爱的制服了
看着曾经一起战斗的好兄弟
你多想再和他们唱一次队歌
多想再和他们一起征战烈火

拭去了眼角的泪珠
你轻轻把脸颊贴上了蓝肩章
在选择火焰蓝的那刻
你就知道总有离开的那一天
你在心里默默念着
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你还会穿上这身火焰蓝制服
你还当一名光荣的消防员

“火焰蓝杯”消防主题征文大赛

主办：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 哈尔滨市作家协会 新晚报社

